

华艺·

SHISHI WENKU

总策划·王朔
主 编·陈晓明

城市

张欣·著

风头正健才女书

华艺出版社

凤头正健才女书

城市情人

张欣·著

079231



女子学院 0052776

(京)新登字 124 号

城市情人

著作者： 张 欣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01—15000

书 号： ISBN7—80039—671—1/I·486

定 价： 20.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边缘之路： 穿越“巨型寓言”的女性写作

陈晓明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象中国的妇女这样解放，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象中国的妇女这样不解放。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断同时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妇女，这并不仅仅基于城乡差异，更重要的是就妇女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妇女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巨大反差而言。说到底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解放，妇女解放不过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解放的”妇女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就足以表明这点。中国的妇女写作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女性文学”这门学科，所谓妇女写作归属于男性写作的总目之下，甚至完全被男性写作所淹没。尽管妇女写作的阵容庞大而有力，但她们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格式，使用男性的语言写作。她们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父权制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那种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当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气候的女权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有西

方理论家设想的那种女权主义文学。当代中国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准确地说，可能应该称之为“女性主义”。

因此不管从纯粹文学的还是大文化的意义上审视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关注那些以女性为主角并且注重审视女性的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女性写作，编辑一套富有女性写作特点的丛书，无疑十分必要，也极有意义。它不仅提示当代中国妇女写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同时也是对今中国的文化转型的最内在的精神流向进行透视。由于这套丛书部分单行本配有精辟透彻的评论（跋），对女作家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给予精要的评介，在这里，我试图勾勒一幅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草图，以期对读者了解当代文学潮流和女性写作所处的文化位置有所帮助。

当然，“女性风格”这种说法一直受到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怀疑，因为这种风格始终是由男性命名的，她们与男性风格相对（阴性的、柔弱的、细致的……等等）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这里强调的“女性风格”，乃是指逃脱父权话语命名的女性视角，它表现了女性对生活的特殊处理方式。对生活的单纯性和素朴性的表现方面，女性独有的那种感觉方式：把生活处理为不附加任何意识形态含义和超越性意向的本真样态，生活具有自明的自在性。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强行在文学写作上打上性别特征是毫无必要的；没有理由认为与男性话语并驾齐驱的女性叙事有什么欠缺。长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是在文学的纲领之下——至于这个纲领本身包含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又当别论——而不是在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理论指引下写作，因此，女性写作以及对女性写作的理解都不具有性别的观点。中性化的写作融合在文学性的统一规范里，所谓女性特征只是在非常有限的侧面才有所表现（例如风格化的叙事方面）。女性作家被置放在男性作家的水准上，这当然使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特别具有力度和深度，其代价是使女

性话语特别欠发达，女性作家对自身世界的漠视与逃避。

中国的女性写作只有依赖文学范式的改变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如果说八十年代中期少数女作家（例如残雪）的极端个人化的话语因为没有大语境为依托而稍纵即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巨型寓言”再难起整合作用。非主体化的写作已经重新划定了文学的规则，这使女性写作可以比较自如去探究女性“自我”的世界。一种真正反寓言的后个人主义式的写作开始酿就女性主义的叙事。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调主观化视角，对于一部分女作家来说，那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生活；而对于另一些女作家来说，则是个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姿态。不管如何，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作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者总是给予她的主角以精湛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甚至不惜融入自己的形象。这种坦率和彻底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妇女写作的首要特征。在讲述女性的绝对自我的故事时，女性作家往往把眼光率先投向自己的内心，正是对自我的反复读解和透彻审视，才拓展到那个更为宽泛的女性的“自我”。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是一次女性的自我迷恋，是女性话语期待已久的表达。不无夸大地说，那些富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以它特殊的光谱，折射出那些文明的死角。她们对男权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对欲望的犀利表达，特别是对那种恐惧、怪戾、男女之间天然的复杂关系，相互的诱惑与背弃等等，以女性的敏锐给予彻底的倾诉，它们经常具有一种绝望的诗情和遗世孤立的美感。

强调女性主义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现实背景上展开女性主义叙事。应该促使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放式

的更有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实践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当今中国的历史面目。

在这里，当然不是去人为地制造男性/女性的对立，强调某种女性主义意识，无非是企图拓宽文学的疆域，提示另一重视野，那些一直处在蒙昧状态的精神角落，将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似乎缺乏必要的动力装置，女性主义意识也许会注入某种精神兴奋剂。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那样，妇女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它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社会的象征秩序是有可能从其内部得以转换的。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另一方面或许正在走向后工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父权制疯狂扩张而又分崩离析的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错位，给女性主义提示了一条绝无仅有的边缘之路，一片“后革命”的过渡区域。摧毁父权制无处不在的文化强权，穿越那个无所不包的“巨型寓言”，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蛊惑人心的文化景观。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女性写作阵容庞大，本丛书也难以兼收并蓄。但我们无疑特别关注那些富有个性和具有挑战意义的女性写作，并有计划地推向社会。首批推出的几位女作家的精选之作，它们反映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侧面。她们或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笔法细腻犀利而富有抒情意味，有一种渗透进人的心灵中去的魅力（如王安忆）；或是刻意表现商场上的男欢女爱，明争暗斗，充满现代化的都市气息，舒畅而清俊，浪漫而洋溢着反讽的快乐（如张欣）；或者执拗探索女性的被压抑的心理意识，她们的爱欲与优雅的反抗。以那种精致而锐利的语言直接切入命运的深处（如徐小斌和林白）……等等，都给人以永久难忘的印象。我相信这套丛书会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打开一个神奇而动

人的女性世界，它不仅预示当今中国最新的文学潮流，同时也展示了当代生活耐人寻味的侧面。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日
于北京望京斋

079231

张欣

目 录

√绝非偶然.....	(1)
首席	(72)
√如戏.....	(133)
爱又如何.....	(204)
亲情六处.....	(257)
无人倾诉.....	(310)
永远的徘徊.....	(352)
冬至.....	(411)
伴你到黎明.....	(458)
跋 轻叩重门	杨苗燕 (524)

绝非偶然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张嘴在说话，谭小姐刚刚离开办公室，我们就“过节”了，谁也不甘心当听众，个个口水多过茶水。

谭小姐芳名谭雪航，是我们公司经理。她属于女界中最常见的离异一族，独身带一个读初中的儿子若空。她不喜欢经理这个称谓，叫我们唤她小姐，我们当然唯命是从，因为我们金桥广告公司是独资、私营。

与所有的富婆一样，谭小姐刻板而讲究，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当然也有着令你不容忽视的精明。她就住在八楼，而我们全部在七楼以下辛苦操作，却没有谁有幸一睹豪门。

她跟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最佳的距离。

所以我们怕她，她坐在我们业务部玻璃门内办公，照她的说法是抬头就能看到她的中坚力量，其实是我们无法脱离她的视野，有一种在监视器下工作的效果，虽然谭小姐一般不抬头。

她对时装的要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那些时装好像不喜欢她似的，穿在她身上总显得有些生分，而且高级的也变得不高级了，她当然绝对不能穿乞丐装。

她长得一点不美，但也不丑，有点怪罢了。

她说她上医院去，上帝保佑她病了。

连我们业务部主任、公司著名的“雅痞”先辈甘锦良都坐到办公桌上去了，穿着帆船牌真皮鞋的脚一下一下晃着，他松开金利来领带，抽出一支健牌，用第五代防风打火机点上。

我邻桌是麦小姐麦星，她正低头试涂一支新买的唇膏，银灰色的。当她环视大伙的时候，我觉得她极像一个外国电视剧中的菲佣，而其他的人顿时就沉寂了，然后齐齐呆滞而又同情地望着她，这使她急忙抓了一张香纸巾捂住了嘴。

“还说是目前欧美最流行的……”她迅速地擦干净嘴，以便它腾出来抱怨。

“欧美还流行裸泳，你什么时候去，叫上我。”路易笑嘻嘻地说，他正在制造一堆纸条，大部分空白，只有两张分别写着“钱”和“力”，待会儿大伙准抓阄儿，然后由倒霉的人去买冰激凌。

看得出来麦星是真后悔了，她瞪了路易一眼，并且把唇膏扔在桌面上，“……广告上还说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嗯，这效果是令我意想不到……全体男士都傻眼了……”

“别生气，宝贝儿，”路易把装着纸条的小筐伸到每个人的面前任君选择，他走到麦星身边，“你就是作广告的，还不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广告无疑是聪明的，但是不笨的应该你！这点投资算不了什么，下回别那么心慈手软，像你拒绝我的诱惑那样。”

“还有什么下次，这支就 99 块钱……”麦星有气无力地拣了张纸条，可她甚至都没有心情打开。

路易做着眩晕状走开，嘴里叨叨着，“天啊，99 块钱！广告上就是说一涂上即刻变成费雯·丽，我也不买！”

轮到甘锦良，他没有动筐里的纸条，而是掏出深棕色金利来

钱包，扔进筐里 20 块钱。

甘锦良一身金利来，包括不少配件，像钱包、匙扣之类。出于职业习惯，我看到他就想起“丝绒代表温暖，圆圈代表关怀……”，挥之不去。

活动变得没有意义了，路易马上表示他愿意出力，转眼就不见了。

和其他的人相比，我们四个人可能会在感情上稍微近一些：都是从公家单位跳槽而来，又都是大学毕业。

甘锦良的前身是大学教师，他从教育战线出走皆因害怕贫穷。有一回他孩子病了，必须马上手术，可他缴不起押金，（估计是一时凑不齐），他只好给医生跪下了。手术当然还是做了，孩子也没有因此丧生，顿悟的却是甘锦良：假如你因贫穷而冻死、饿死或者病死，那么连同你的知识就会一起消亡。

他常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先决条件太多，比如知识碰到暴力、贫困就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只能束手待坑，碰上灾年困世也只好当孔乙己了。

麦星的确是学工艺美术的，而且读完了研究生。她被分配在一家非常正规的报社画版面，整天计算稿件字数，搞得四则运算比老本行还精通，直到走，他们室主任都以为她是数学系毕业的。

在色彩搭配方面，麦星超人的在行，然而审美观上又过于的前卫，这表现在她什么都敢下剪子，牛仔裤变成毛边牛仔短裤，捆粽子一般的密条凉鞋几乎剪成了人字拖，毛衣她也照剪不误，高领下降到仅护酥胸……好在这些东西都属物美价廉一类。她最无视的就是名牌，她认为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名牌，所以她买 99 块钱一支的口红，烫 153 块钱一个的玉米头。

这时路易用他的长腿顶开办公室的门，胸前一派花花绿绿的冷制品，他给大伙发冰砖，甘锦良照例不吃，麦星照例吃双份，左

右开弓。我总觉得甘锦良心里是想吃的，他整整一夏仅靠贡品铁观音解暑，绝对是怕我们察觉他出身卑微。

路易又称路易十五，因为他实在有公子王孙般的潇洒。他毕业于中文系，从省文化厅分配到市文化局，从市文化局分配到戏研中心，从戏研中心分配到粤剧室。他是北京人，说话布满卷舌音。报到的第一天正碰上狂风暴雨，使他很觉人生坎坷，极有自杀的冲动。

粤剧节中的某一天，他终于晕倒在中心剧场前四排的位置上。从此他面色苍白，厌食、盗汗、毫无道理地摇头晃脑，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例剧种过敏症的病人。

他唯有立志经商，闯荡世界。

谈我的篇幅可能会多一些。

从懂事起，我就希望自己叫雨宁或者佩姗，实在不行雯雯也凑合，结果比这糟10倍，我叫何丽英，很要命的名字，可见我父母年轻时品位有限，不但丽，而且英。

我是正宗学外贸的，也对口分在外贸公司，而且是进口部。但是公司绝对不用我：我是一个副经理介绍而来，他在公司派系斗争中惨败。

关系并不复杂，他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同事。公司要人，他不过做顺人情，但议论落实到我头上，直讲到上床为止。

我曾为此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车晓铜若无其事，他一边连皮啃苹果一边说：“这话我不信就没有其他意义。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甚至没有跟我飞过一个媚眼，如何与别人成其好事？！若有这番功夫，那我可太高兴了，因为我最先受益。”

我反骂他是花心萝卜。

晓铜确实常怨我刚强有余，柔弱不足。别的女人需要丈夫时时呵护，皮鞋被人踩了一脚，也要娇声莺语埋怨半个钟头，非要

先生俯下身去伺候，然后抚住纤腰离去。我羡慕至极，因为自己做不来。性格所至，晓铜对我已无非份之想，如果大家一定要出演这类片断，彼此都会感到别扭。

他在省广告公司创作部当摄影师。

一个很怪的人，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吃喝乱来，但是年年一丝不苟地订阅《群众防癌报》。

外贸公司不用我还不能看见我太轻闲，常常把我借调到办公室搞计划生育或人口普查，还有就是到血站去完成外贸系统年度的献血指标，他们两次首先把机会留给了我。

怎么想，也没有再呆下去的理由。

在报纸上发现金桥广告公司要人。“见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去好，太讲究，恐给人以勤于打扮疏于工作的印象，太随便，会不会有失贵公司体面？最后选中一件白衬衣、黑裤子，亨利·方达式的散装外套，黑色平底羊皮鞋，显得严谨而实干。

果然谭小姐一眼看中我，留我试用，半年后我成为她的正式雇员。

有朋友劝我何必这么轻易丢掉铁饭碗，再不顺，奖金待遇不能少你一分一毫，又不用担心老板炒你鱿鱼。

我但笑不语，实在烦了才回说，我既无忍功，又不想生癌，就只好离开。

在金桥业务部，我们四个人都不乏勾心斗角的经验，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说白了是给资本家打工，毫无自身前途可言，人物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了。谭小姐也一再告诫大家，不必到她那里打别人的小报告，谁干活干得怎么样她心中自有一本帐。

谭小姐是本国土生土长的资本家，她有幸跟我们在香港的总经理是同乡，被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她常用文革术语，却实施香港作息时间表，治理我们很得其门而入。

同行之间全无制约关系，相处起来尤其轻松。生死全凭谭小姐一句话，再笨也明白应该同仇敌忾对付她。

甘锦良叹息。

我们一边吃雪糕一边问他何事惊慌。

他说过两天他岳父从乡下来，他老婆指示他去接，并声称她老爸不能坐出租汽车，只能坐摩托车。

“我从来没听说过不能坐轿车的人能坐摩托车。”他很不满意地说。

“老人家都是很怪的，反正你有摩托车，把他接回来就是，只当是拉一截木桩。”我们纷纷出主意。

甘锦良的摩托车是带前挡板的豪华型大绵羊，他绝对不骑“雅马哈”125，免得被误认为是个体户跑运输的。

他说：“我拉他回来倒是不成问题，只是他信上说有很多行李，总不见得他坐摩托车，行李坐出租汽车……再说，谁来押车？”

“你太太喽！”大家异口同声。

“她说她要在家做饭，她老爸爱吃猪手姜醋蛋，煲起来很要功夫的……”

众人一哄而散，很觉他老婆刁钻。

“所以很麻烦。”甘锦良说。

“你搂住人家女儿睡觉时不见你说烦——”路易幸灾乐祸地拖着腔调，甘锦良有木讷后遗症，路易尤其愿意逗他，“别说坐你一程摩托车，就是叫你带上两只狗一只猫去接人，你还能有什么废话。”

我说：“不如当初不同意他来。”

路易说：“他有个屁发言权，在家只取‘臣，接旨’那个角儿。”

“出差去就好了。”甘锦良自语。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谭小姐匆匆地走进来，直奔她的玻璃门

内。

我们定格。她说她不返回的呀，直接去请一个客户吃饭。到底是真忘了东西，还是叫我们充分暴露？

甘锦良吓得钻到洗手间去了，好叫谭小姐眼不见心不烦；麦星埋头画面设计，故作认真的表情配上嘴角的一抹奶油冰砖的残汁，有些滑稽；路易把圆珠笔夹在耳后，两眼直盯着天花板，在考虑广告用语或影视广告的脚本创作……办公室里只剩下单调的杯瓶相撞的声音，那是阿恰手忙脚乱地给谭小姐冲咖啡。

我历来主张领导在和领导不在时工作一个样，但现在看来很难做到，我的写字台上积案如山，所有的广告计划书、市场调查问卷、消费者调查统计、流通渠道分析报告等等一系列业务统统堆在我头上，还不算谭小姐即兴派我去干的事。回家跟车晓铜诉苦，他说这是他们国营单位三个部门七八个工作人员经管的活儿，为此我专门翻阅了《资本论》有关剩余价值的章节，深感马克思他老人家之伟大。偶尔，也会怀念在外贸公司时的清闲日子。

我拿出“万达”旅游鞋的广告计划进行核对，像这样合资厂的产品，谭小姐不会允许它广告出笼的周期拖得太长，等到她问起来就很被动了。

我当然也是全神贯注的样子。

仿佛谭小姐故意等我们调整好了之后才走出来，挥手挡住了阿恰递上来的热咖啡，径自来到我的写字台前：

“何小姐，我们准备承接绮丽公司的全部女用产品广告，他们每年的广告费用相当可观，我们要死死地抓住他们。这是意向书。”

我站起来双手接过意向书，脸上赔着笑，发现意向书上还附着一张女人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略微有一点模糊，但绝不妨碍你断定她是一个美女。宽宽松松的上衣、长裤，显然都是从男装中化出，配上她

清瘦的身材，展现出无比的舒坦、轻俏，她随意地将双手插入裤兜，秀目顾盼自如，比起那些清一色烟视媚行的香艳女孩，多出一分洒脱与浪漫。照片用的是自然光，又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人物神情又如此自然，很有那么一点“抓拍派”的韵味。

谭小姐指着照片说：“绮丽公司总经理一定要她来做广告，首次推出的产品是绮丽牌长统丝袜。”

绮丽不愧是新加坡久负盛名的大公司，独具慧眼，这女孩身上蕴含着难得的名模风范。

我迅速地拿出备忘录：“她的名字？地址或者电话？”

“那得问你。”谭小姐的食指和拇指在照片上用力弹了一下，“关于她，我们只有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是哪来的？”

“从一个星探手里买来的，他手里大把做明星梦的女孩照片，简直能当扑克打。”

这就意味着我将怀揣这帧玉照四处奔走，访亲问友，一百次一千次地拿出来让人们仔细辨认，他们一定认为是公安局的便衣在调查凶杀案。

换在国营单位，我准得质问前来谈这事的处长或科长，我们是广告公司还是联邦调查局？！

在金桥，我们已养成习惯，不说一字。

也从不指望着有谁会来同情你或帮你一把，大伙都被活儿压得喘不过气来。省广告公司分设的出口部、进口部、内企部、媒介部、创作部、市场调查部等等，到了我们这儿集大成，拨来拨去就是这几瓣蒜。榨干了算数。

谭小姐再度离开了办公室，这回她真的是去医院，因为她手里拿着刚刚翻出来的病历。对我们刚才无法无天的一幕，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很是她的长处和精明所在。